

一百年，一個世紀，這是多麼漫長的時間。人活百歲不容易，學校創校一百年更是難得。我的母校創校已經百年，歷經了多少滄桑，也作育了不少英才。而我畢業也已經 59 年(民國 49 年、西元 1960 年)。畢業愈久，對母校的懷念就愈多。

上學前，甚麼都不懂，依稀記得姊姊(6 年級)拉著我去學校入學報到，之後開學就天天早上到隔壁一位大哥哥家(6 年級)等著排隊去學校，覺得有伴又好玩，到了學校大門時，大哥哥大姊姊們就唱著"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反正跟著哼哼吼吼就是。唱久了也會了，就是不知道真正的意思是甚麼。

一年級時的記憶現在還很清晰，教室外面是一條小河流和運動場，級任導師叫葉東老師，只聽大人說"油豆"(後來才知道是日本話葉東)老師是教一年級最好的老師，很兇，但家長都期望一年級的自家小孩可以被教到，一年級有三班，石溪與南勢(新南)在甲班，石龜與連芳在乙班，南靖厝與林子丙班，只記得班上有一位同學非常頑皮，葉老師就盯著他，也給予懲罰，但他就是一點都不會怕。還有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在此都隱其名字)很厲害，不管甚麼考試都是零分。我很喜歡跟那位男生玩，因為大家都說他怱怱(傻傻的意思)。他家很窮，我常跑到他家去玩。那位女生我看是沒有傻，但不知道為什麼考試都不會。這種現象好像到三四年級都一樣。葉東老師常罰我們跑操場，那時候印象裡有一位女生名字叫"宋完"特別會跑，操場可以跑很多圈都不累，就看他流汗臉紅還是一直跑。

當年沒有幼稚園，所以一年級才開始認字，家長是學校老師或比較有錢人家的小孩都會先提前一年寄讀一年級，印象中我們班有好幾位，就覺得為什麼老師教的他們都會。尤其有一位陳山嶽老師的兒子叫做陳茂樹就是我們班的第一名(印象中一年級我是第七名)，後來二年級他們就搬到斗六，也不知道是不是還是那麼厲害，因為從二年級到六年級印象中我就從來沒有掉到第二名以外(包括五年級以後三班要升學的集在一班也一樣是第一名)。

一年級時因為姊姊是 6 年級，一下課就跑去姊姊教室找姊姊，心靈有個依賴，考試卷發下來就拿去給姊姊看，請姊姊保管，那時候看到姊姊同學都覺得好高大，很成熟，印證了羅大佑那首童年的歌詞"甚麼時候才能像高年級同學有個成熟和長大的臉"之貼切。一年級就這樣迷迷糊糊，也很快地過了。倒是

將一些比較特殊的老師記住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林銀才老師"，看起來很老，老花眼鏡小小的，看人時，眼睛沒有透過鏡片，腰帶上掛著眼鏡盒子，有一次上廁所時，眼鏡掉到糞坑裏，拿了樹枝去撈撈不上來，索性整個人將長褲脫了，只穿內褲下去糞池雙手撈，總算被他撈到了。那時候學校廁所上大號糞水都會濺上來，上完廁所屁股就濺了一屁股糞水。所以上完廁所都會很臭。很多老師要上廁所都會帶兩塊磚塊進去墊高，後來高中念物理時才發現那是錯誤的，因為墊的愈高彈的也愈高。那時候的教導主任大家不知道為什麼學生都叫他"腰腰白白打屁股"，個子矮矮的，胖胖的。長大後才知道應該是"搖搖擺擺大屁股"才對。校長叫蘇玉清，個子高高瘦瘦，大家不太怕他，比較怕教導。印象中教導就是專管學生偏差行為的。所以看到教導最好躲遠一點，後來薛宗和老師當教導就看起來很仁慈，一點都不可怕。

二年級換了一位年輕的老師，徐成興老師，非常和藹，也不兇，剛脫離葉東老師的嚴格管教後換了一位年輕和藹的老師，在小小的心靈覺得好高興。徐老師就從二年級一直教我們到六年級畢業。徐老師是同學們非常愛戴的老師，畢業後同學都會繼續拜會徐老師，結婚時徐老師還送了一本夫妻相處之道的書給我。每年過年時回鄉都會帶著太太小孩去拜訪徐老師。因為徐老師對我們班的影響實在太大了。鄉下的小孩子回家都不會看書，有些人家裡沒有電燈，像我一二年級時家裡點的是油燈，而且是兩個房間中間挖一個洞，油燈就掛在那個共用的洞，光線比蠟燭還不如，根本就沒有辦法溫習功課，念書完全都要靠白天上課學到多少算多少。徐老師就會叫部分想念書的同學到他宿舍去念書，不會就問老師。完全是義務，不收一文錢。在老師家溫習功課時，美麗新婚的師母還會偶爾給我們餅乾吃。在那時候小小的我們覺得師母就是天使。現在師母跟徐老師都住在養老院，師母已經癱瘓多年，徐老師也失智不認識我們了，每思及此，心中甚為不捨。

小學的記憶非常多，提一兩樣較為深刻的事情，記得四年級考完期考後，幾位好同學在學校玩，學校有果樹(龍眼樹，還有柿子)，規定是不可以爬樹或採果，可是有伴膽子就大，有幾位同學就爬上去採果。被老師知道了，就把我們叫到講台前問說誰爬上去，大家都不承認。這時候我想充當一下救世主。承認是我爬樹(其實不是我)，徐老師一氣之下，將我的成績從第一名改為第七名，之後我哭著跟老師訴說委屈，說這個成績拿回家我家人五年級不會讓我補習升學了。老師一聽就又將我的名次改回第一名，所以那一年第一名有兩個，我跟莊登興。但老師說獎品已經給莊登興了不能跟他拿回來，叫我忍耐一點。

四五年級時開始很愛跑步跟跳遠，還代表學校去參加斗南鎮小學運動會跳遠比賽，雖然沒有奪名次，但就此種下了我對田徑的熱愛，一直到高中大學我都是跳遠，短跑，三級跳遠的好手。還有就是下課或放學後，學校老師都會在運動場邊的排球場比賽排球，耳濡目染之下，也熱愛上了排球，那時候有一位陳正治老師(陳老師現住新竹，我還跟黎信枝去拜訪過陳老師)很會殺球，他是我們的偶像。希望長大後像陳老師一樣威風的殺球。所以我高中就入選了嘉義中學排球隊，大學也入選了清華大學的排球隊。也因為排球的關係認識了現在的太太。小學的教育，小學的老師其實都會在人們的一生中扮演了相當大的影響力。

在當年，五年級開始都會為了升學而補習，那時候將三班要補習的集合成一班，叫做升學班，下課後要留在學校上課一直到6-7點。當然教育廳規定不可以補習，所以都要逃毒學(後來才知道叫督學)。一開始有廖使文老師和徐成興老師合教，後來廖老師去當兵，就由徐老師一人教我們升學班。徐老師人超好，並不是所有的同學家長都會讓孩子升學，老師若見家境貧窮但成績不錯沒參加補習升學的都會去遊說家長讓孩子補習升學(有一位楊明章後來在法律界很有成就的同學就是這樣的狀況)，交不起補習費(每個月20元)的學生老師也從不催討。。在我們那年代重男輕女很嚴重，整個升學班將近50位同學才只有6個女生，到了6年級的下學期，徐老師就為升學班的每一位同學訂下了要考取的初中。根據程度老師來決定，家長也不太會有不同意見，完全聽從老師安排，第一等的考嘉義中學或嘉義女中，第二等的考虎尾中學或虎尾女中，再來是斗六中學，再來是斗南中學。那時候只要根據徐老師的安排幾乎都沒有偏差的可以考上老師指定的學校，徐老師安排我跟一位許聰鄰要去考嘉中。我不想去怕考不上，要求老師准我去考虎尾中學，老師不答應，要我跟許聰鄰一定要去考嘉義中學。還親自帶我們兩個去嘉義參加入學考。考三科、數學、國語、社會。錄取分數240分，我考243.5分吊車尾考進去嘉義中學，許聰鄰考進去嘉義中學補校(加收的兩個班級)。後來許聰鄰因為家貧且認為補校不算正規生就放棄去念。回頭參加斗南中學二次招生考進斗南中學，但不幸在初二時因胃出血過世了。人生無常，要是當年他去念嘉義中學補校也許就不會出問題也不一定。而且後來發現補校的學生前幾名都會升級到正規班級。我有一位同學從補校升過來，後來當醫生還幹到省立斗六醫院的院長。

進入嘉義中學是一段艱苦的念書歷程，鄉下孩子到了都市，根本就不懂怎麼念書。都市小孩家境好，課後補習，個個都很會念書。鄉下小孩小學完全靠老師跟在屁股後面盯。上了初中每一科老師都不同，老師上課進入教室，上完課就離開。聽不懂也無從問起，大部分的老師都是外省人，講的南腔北調鄉音

重，完全聽不懂。從石龜溪到嘉義念書每天六點就要起床，每天走 20 分鐘到台一線坐 40 分鐘的汽車到嘉義。下車再走半小時到學校。進入教室就開始打瞌睡，睡覺老師也不管你。一年下來差一點就留級。還好當年有高我兩屆的兩位石龜國校畢業也念嘉中的學長(江德成和王銅城)，(高我一屆的沒人考上嘉中，只有一位我的表姊李芬蓮考上嘉女)都很照顧我，有不懂的就去問他們，或者去問我表姊。才能勉強的沒有被留級。如此過了一年，初二以後就慢慢適應，課業也就能夠應付，到了初三就開始名列前茅。高中仍然念嘉義中學，因為成績變好，也有了自信，朋友也多了，再加上愛運動，也就成了風雲人物。大學也考上了一流的清華大學化學系，之後就連工作也一帆風順了。

這一生總共念了三所學校，石龜國校 6 年，嘉義中學 6 年。清華大學 4 年，因為畢業後考進了一個待遇優厚的外資公司而放棄了出國留學的念頭，一點也不後悔。在求學的每一個階段都帶給我不同的歷練和美好的回憶，小學靠老師，中學靠學長和同學，大學靠自己。做事靠的是學校的歷練和 EQ。衷心的喜歡所唸過的每一所學校，也衷心的感謝師長。對所唸過的學校常懷回饋之心。也終於在母校 100 周年之際給予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發表感言。

高瑞隆